

《葉隱入門》悟生死談愛情

第一次接觸三島由紀夫的作品，是在大學宿舍，阿坤將一本《假面的自白》扔在床上，晚間我下了自習，看到隨手翻了翻，第一張扉頁被撕掉了，多年之後才知道是三島的自拍像。彼時只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特異的人、非常神秘的天才，讓人捉摸不透，就像遙遠夜空閃爍着的寒星，冷峻而明亮。



楊劍威

生於上世紀70年代末，本科畢業於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，獲獎遊學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和紐約大學商學院 (NYU Stern MBA)，先後就職於上海、西雅圖、北京、錦州、香港、多家金馬、以詩為翼，以真為美。現任職於香港滙豐銀行和資本市場部，駐駐香港。

浩瀚宇宙將人類置之於地球，活着的芸芸眾生也有六十多億了，古往今來曾飄忽於世的則不計其數。眾生之中，總有一些具有非常才華的人，生命在很年輕的時候就燃燒出璀璨的火光，即便瞬間劃過天空而逝，也給後人無盡的遐思，其留下的智慧則是人類的寶藏。三島由紀夫，無疑是其中之一。

《葉隱》日本武士道原典

三島由紀夫 (Yukio Mishima) 生於一九二五年日本東京一個教養良好的官宦舊武士貴族家庭，介錯 (切腹) 於一九七零年。十六歲時發表《怒放的森林》於《文藝文化》雜誌，始用三島由紀夫筆名發表作品。他曾兩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，是日本戰後小說、劇作最多被介紹到海外的作家。川端康成曾評價「三百年難遇的擁有非同尋常天賦的天才」。《葉隱入門》最先由日本光文社一九六七年出版，是三島對《葉隱》的全面闡釋，集中體現了三島的美學和哲學觀，距離《葉隱》成書，間隔二百五十多年的歷史塵埃，可謂兩位智者穿越時空的對話。

那麼《葉隱》講的是什麼呢？《葉隱入門》講的又是什麼呢？

《葉隱》，是日本中世紀武士道代表原典之一，成書於江戶時代中期，作者山本常朝是武士，後出家遁隱，文字忠厚慷慨、簡樸剛勁，於生命體認深刻，於人性見得通透，雖是口語體，辭氣卻素樸雅正，呈現出極高的文學修養。

關於武士道的定義，日本《廣辭苑》大辭典中列出日本武士階層的道德律，專注忠誠、犧牲、信義、廉恥、禮儀、清白、樸素、儉約、尚武、名譽以及情愛，鎌倉時代開始發達，江戶時代因儒家思想的進入而使之集大成並理論化。

乃求取死若歸途之道

三島將《葉隱》作為一本哲學著作來理解。《葉隱》的哲學包括三個方面：其一，向死而生的哲學；其二，行動的哲學；其三，愛情的哲學。

何為向死而生的哲學？「武士道，乃求取死若歸途之道」，是《葉隱》中至為著名的一句。「死」在《葉隱》的思想中佔據中



《葉隱入門》三島由紀夫

心位置。武士，是向死而生。死，構成了武士本質，也構成了武士本質，並且決定意義的本質。海德格爾在他著名的《存在與時間》中，因為本真的存在方式是「向死而存在」，所以只有看到生命存在的邊緣，徹悟到死的意義，我們才有可能真正確立我們的立場和價值。《葉隱》中的死，乃是蒼天白雲般的，令人稱奇的澄澈明朗之死。人生如白駒過隙，知生之有涯，方可拜而挺身。

望觀眾流淚卻爆笑聲

《葉隱入門》及《葉隱》，試圖探索人類生與死的終極意義，閃耀着高度智慧的光芒。對現代文明的反思，對人存在價值的考量，對美德的弘揚（如善事父母、濟人利物、盡力竭誠、奉公無私、謙恭沉靜、抱樸守一、雅正威嚴、顧惜身體以達御用等），凡此種種，細細讀來，其中竟然蘊藏着巨大而沉靜的生的力量。

一九七〇年三島切腹自戕前，他說「我走上舞台，期待着觀眾會流淚，可是相反，他們爆發出陣陣笑聲」。這種不能被世人理解的淒涼，也只有用他的辭世之句「壯士兮手持刀鞘經年忍受／鴻毛遺骨所謂此世也罷人也罷／先散之者／櫻花惡風入夜」來做註腳了。然而他留給後人的美學與哲思，將散發着長久的、迷人的魅力。

二零一五年四月七日
於香港灣河

至情者一生唯戀一人

當現代文明如轟然作響的巨型怪獸，吞噬所有理想、主義、烏托邦之後，人們在強大實利主義面前，不得不拋棄生命的優美與尊嚴以及汲汲求生，在物質的金碧輝煌裡建築精神的層層廢墟，最終失去生之大美。

這是三島由紀夫在《葉隱入門》中拷問的問題。《葉隱》對於三島的意義，或許是三島在他少年時開始的巨大的虛無與絕望中，一個「得以靈魂的掙扎與漫遊的最後終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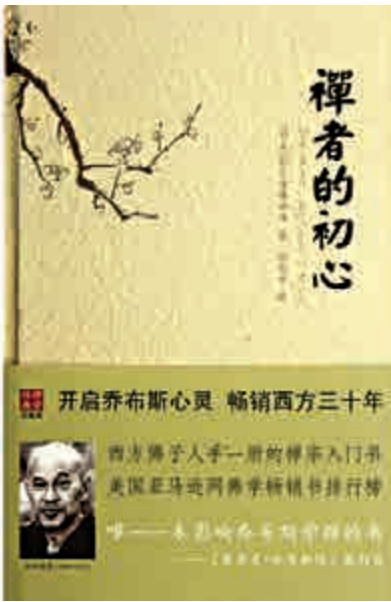


三島由紀夫 25-70



專心吃飯就是修行

巫小陽



《金剛經》開篇弟子問老師兩個問題：「應云何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」讀到此，我總感慨，剝繭抽絲的成長裡，少了這樣的叩問，因缺少能解此問的老師。如此，成長滿是血淋淋的不堪回首，對這個世界的好奇，對自身的困惑讓人只能縮只能逃，自我救贖的殘酷青春，看到羽翼漸豐才踉蹌地尋着些生命的脈絡。

在一個個人生的轉角，總感彷徨、無措、失意、膽怯，我伸手從書櫃抽出這本書的那一刻，一定是處在人生的這個階段，讀完這本書，我赫然發現鈴木俊龍的「禪」竟如此平實無奇，他的人格表現出各種不凡的素質，被弟子們總結為：輕快、活力充沛、坦率、簡樸、謙卑、真誠、喜氣洋洋、無比善悟與深不可測的慈悲，他的整個人見證了何為「活在當下」的真實之中。他令其弟子意識到了自己的優點和缺點，但與此同時又不會感受到他有一絲讚美或責備。

研究佛法為了研究自身

如此習性如何修為？是否需隱於深山，終日禪修？鈴木大師只是很淡淡地告訴你：在吃飯的時候能夠專心吃飯，一切就都順順當當。一點兒高深莫測都沒有，如此平實的一句話裡卻有極大的

任職於嶺南大學社區學院，尚青文社專欄撰稿人、編輯，在港三年有餘，熱愛一切美好的事物。尚青文社為本地青年創辦的青年文學社，目前擁有微信訂閱號和電子雜誌刊物，定期刊登香港青年原創或推薦美文，每月還定期舉辦一場讀書會

智慧和禪意。有多少人吃飯時放下了手機，暫緩了案頭工作，專心吃飯，感恩食物的滋養，用心咀嚼，細品味覺的覺醒？原來修行就在日常生活中。「什麼是真正的坐禪？就是當你是你的時候，不管你做什麼，都是坐禪。學禪的人應該自己教育自己。研究佛法的目的不是為了研究佛法，而是為了研究我們自身。」

余情

文學碩士，現任職於香港樹仁大學。

唐風宋韻不再來

每讀之以唐詩宋詞，閱之以唐宋散文，常悅其華彩，慕其氣韻。意欲仿之，總不得其道。掩卷思之，今人所仿作得其形而終不得其質者，何也？往事不可追，盛唐兩宋不能回，此是之謂乎？或曰：唐風宋韻不再來！

吾嘗仿斯文以抒臆，習斯賦以增采，臨其詩以言志，摹其詞以發情。譬如吾《居寶馬山上賦》一篇，繪山中之景曰：「朝則日升東方，鳥鳴上下；夜則月出斗牛，樹影婆娑。晴則青天碧海，白帆片片。陰則天低樹近，松風陣陣；雨則風起雲織，似訪蓬萊；霧則煙環霧繞，疑登瑤台。」觀之吾句，排比鋪敘，無一不合，然徒見良辰美景，何得情思意蘊？

登斯樓也，難書希文憂樂之嘆；過洪都也，難賦子安青雲之篇；遊琅琊也，難尋醉翁山水之意；訪褒禪也，難得介甫心力之辨。蓋處處皆明月竹柏，然時時有東坡俊采哉？

況乎唐宋兩代，已隔千載，昔者往矣，何以再來？縱然習其作，難得風骨，皆因時代變遷：時至今日，世無科學之試，人無詠謔之遇，友忘吟詠之樂，眾少附雅之趣；故文棄追古之風，賦失諷勸之意，詩缺鏗鏘之律，詞乏纏綿之思。嗚呼！唐風宋韻不再來！

誠如是，亦毋須大覺可悲。唐風宋韻誠不再來，而憂國懷民之心，匡時濟世之志，仍可用於今世，滌盪漑漓。且夫今有今之文體，藉以書之，砭之以時弊，發之以幽情；胸中有丘壑，何患無佳篇？



▲寶馬山日落 網上圖片

帶上希望

沿路尋寶

海風吹開了衣襟，纏亂了秀髮，而此刻的我們，雙眼似乎更加雪亮。在山海關的老龍頭，我們登上了澄海樓。站在城樓上，遠眺海天相接的地平線，滾滾而至的波浪，層層疊疊，內心的情感也隨之潮漲潮落，綿延不絕。海上的快艇，在水面上疾馳。洶湧的波濤淹沒了此起彼伏的尖叫聲，一切歸屬於塵世的煩囂，瞬間融化在這盞光的海藍中。

受着它帶來的清新以及沐浴陽光的靜好。讀不懂的依舊看不透，哪怕只是一個人，一種情感。豈止是我看不透啊？有真正看透的人嗎？友誼、愛情、緣分、前程、未來……不都得邊走邊看嗎？何需急於把它看透？何不珍惜旅途中分秒的奇遇？一株忘憂草、一瓣梔子花、一隻藍鳥、一抹雲彩，還有那一個、一種情感……皆是人生最平凡、最簡單、最易被忽視、也最不可或缺的風景。



莊子今注今譯

我常夢想，做生命的旅行家，浪跡在天涯海角，寫自己的詩，唱心中的歌。我一路尋寶，尋着了，卻不佔有，只是用心去欣賞。永不佔有，意味着永不失去，呵，我是害怕失去嗎？也許我可以，可以將所有的失去甚至短暫的擁有，都定義為「生命之過客」，然後放手，瀟灑離去，看似沒有包袱，輕鬆自在。但我真的願意嗎？真的甘於孑然一身的孤獨？自我情感和欲求的遏制與抹殺，也許帶來了所謂內心的平靜與安寧，但那些一併抹殺的自然、敏感、睿智與靈氣呢？難道真可以不在乎嗎？有些人、有些事、有些情……我真不願意，他們僅僅是生命之過客而已。

我想留住他們，只因着實不願意太孤單、太冷漠，不願意失去敏感、喜歡和愛的能力，不願意失去夢想、渴望和追求。

讀《齊物論》心境平和

莊子在《齊物論》中有一段話，翻譯成現代漢語是這樣說的：「道路是人走出來的，事物的名稱是人叫出來的。可有它可的原因，不可有它不可的原因；是有它是的原因，不是有它不是的原因；為什麼是？自有它是的道理。為什麼不是？自有它不是的道理。為什麼不可？自有它不可的道理。一切事物本來都有它的地方，一切事物本來都有它可的地方。沒有什麼東西不是，沒有什麼東西不可。」（陳鼓應《莊子今注今譯》）這段話看似略顯冗長和重複，然而一口氣



嚴詩喆

90後作家，已出版有詩歌、散文集多部，作品散見於海內外報刊。

順下來，心境便平和了。

不管能否讀懂和看透，萬事萬物的存在自有其本身的道理，沒什麼不可能，也沒什麼不可以。既然如此，何不隨性隨緣呢？何苦為難自己去尋根究底？又何苦設下嚴密的心防，剝奪自己感受自然之美的權利呢？

我真的很喜歡，也很相信這一句話：「人與人的相遇是世間最奇妙的尋寶」。我願勇敢地帶上希望，順着緣分，沿路尋寶。

假如動人的文字需要細膩的情感，我甘願永遠保有這份敏感與細膩，這意味着更多更奇妙的觸動，哪怕這同時或許會帶來更輕易更難忘的憂傷……